



欧美畅销书丛

死了的丈夫 才是好丈夫

*Nur ein toter
Mann ist*

ein guter Mann

〔德国〕佳比·豪普特曼 著
陈巍 译



死了的丈夫

才是好丈夫

SILE DE ZHANG
CAISHI HAO ZHANG

〔德国〕佳比·豪普特曼
陈巍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09631



漓江出版



桂图登字：20-98-040号

Nur ein Toter Mann ist ein Guter Mann

Gaby Hauptmann

©Piper Verlag GmbH, München 1996. Obtained by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本书由德国皮帕尔出版社授权，海格里斯贸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版权
部中介，版权所有。

死了的丈夫才是好丈夫

[德] 佳比·豪普特曼 著

陈巍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插页 字数192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ISBN 7-5407-2350-5/I·1419

定价：1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退 场	(1)
展 开	(4)
大钢琴的声音	(10)
联想作用	(15)
猎人的感谢	(20)
女老板	(39)
对 手	(48)
约 会	(55)
竞 争	(62)
前 奏	(75)
圣诞节	(82)
武 器	(95)
雪 中	(101)
预 感	(114)
嫌 疑	(120)
计 划	(129)
报 价	(134)
相 遇	(144)
沙发椅上的尸首	(151)

下 车	(156)
信	(162)
极度兴奋	(167)
公文包	(174)
裸 照	(180)
陌生女人	(189)
亲密的关系	(193)
通 话	(201)
葬 礼	(207)
觉 醒	(211)
小十字架	(218)
交 换	(224)
拜 访	(229)
信 心	(239)
胜 利	(246)
诡 计	(258)
突然袭击	(263)
密 谋	(268)
致命的一击	(276)
接 管	(284)
经营意识	(291)
名贵葡萄酒	(299)
报 复	(306)
谋 杀	(312)

退 场

她仔细倾听那声音。正是那种埋葬死人时她最怕听到的声音——泥土落到棺木上的沉闷响声。她俯下身去，捧起一小把土。

然后她后退。他就那么躺在那儿。这便是她丈夫留下的一切。一块黑色的棺材板，底下是一具没有生命的躯壳。他的强大的人格、意志和潜移默化的力量都到哪儿去了？

下一位是路德维希，站在尚未闭合的窟窿前，垂下头，静静地立了几分钟。乌尔苏拉透过小帽上垂下的黑色网眼观察他，又产生了曾经有过的感觉，好像此时正置身于停尸房敞开的棺材面前。不过，这和她的瓦尔特不再有什么关系了。识别他的东西已经消失。只有如此才能放心地盖好棺材。

路德维希转过身，缓缓地走到她跟前，伸出手。“乌尔苏拉，我深表遗憾。他身强体壮，精力充沛，可不得不那么早走……”他将左手放到乌尔苏拉戴着手套的右手上，以示友好。“如果我能帮你什么忙的话——你知道，我始终愿为你

效劳!”

“谢谢，路德维希。”乌尔苏拉向他点点头。路德维希·费尔是瓦尔特最要好的朋友，兼任家庭医生。两个男人年纪相同，都满五十五岁，甚至出生在同一个月。十一月，彻头彻尾的天蝎座。瓦尔特十一月出生，又不得不在十一月离去。

一队望不到边的长龙从她身旁经过。一个个地握手。大多数面孔她都熟识。有很多人从公司里来，一部分人是邻居，若干人来自小小的朋友圈子。瓦尔特的好朋友不多。他喜欢独来独往，一个孤独的奋斗者，总以毫无信任的眼光看待他人。

众人陆续散去。连神甫也在最后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后和她道别了。乌尔苏拉孤零零地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身后，一位守墓人正和他那台小挖掘机在等候完成最后的工作。

乌尔苏拉目光移到花圈、挽联和数不清的鲜花上。如今它们都得消失，仅仅因为瓦尔特死了。正如同这个世界一样缺乏公正。她对此又有什么办法？乌尔苏拉随后想起一个寓言。有一只蝎子想渡河，可不知道怎样过去。这时，恰好来了一只青蛙。蝎子就问青蛙，能否爬到它背上过河。青蛙开始予以拒绝。因为这对青蛙来说太危险。蝎子毕竟长着刺，可以将青蛙置于死地。我干吗要这么做呢？蝎子问，这和发疯有什么两样？假如你沉下去，我最后也没好结果。青蛙被说服了，便驮上蝎子向河中游去。游到河中央，蝎子螫了青蛙一下。青蛙在沉下去之前对蝎子说，你简直丧失理智。现在咱们都得同归于尽。蝎子答道：这不是理智问题，纯粹是性

格使然。

乌尔苏拉不由得在门口止了步，站在打开的房门前，差一点把一只脚踏进房内。她觉得往屋里看过去好像一口敞开的棺材。此时就是十匹马也别想把她拉进去。她后退一步。这些沉重、灰暗的木家具。让人喘不过气的搁栅平屋顶。两只粗笨的配套茶几和沙发椅。至少能够坐下二十个人。可是从未有过来客。还有蒙上织物的落地灯，制作精美、价格昂贵，却丑陋不堪。她怎么就从未注意过这些东西？

乌尔苏拉突然转过身，走到过道里的小衣帽柜前，抽出一本电话号码簿。同时，她的目光落到镜子上。她开始用手有序地摩挲夹有灰白头发的齐颈短发。尽管瓦尔特总认为，乌尔苏拉三十年来生活有些随意，不修边幅，可她在五十三岁这样的年纪还算保养得不错。而瓦尔特对自己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显得不易受伤害，生活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丝毫痕迹。他一贯精力旺盛，看不出有何弱点，对自己极为苛刻。只有死亡比他更为强大。

谁会想到这些？

她拿起电话簿走下楼梯，回到自己的卧室，关上门，打开所有的灯，开始在一旁的卫生间换衣服。她套上一件拖地的棉质睡衣，把黑色套装仔细地挂在衣架上。把内衣、长统袜堆到洗衣篮内。里面还有一条瓦尔特的白色条纹内裤。她尚未下决心把它拎出来。该从哪儿开始呢？洗漱？熨衣？干吗用？她再一次合上洗衣篮的盖子，顺手拿起一瓶洗面奶，开

始仔细地擦去脸上的残妆。她决定用一种含有丰富维生素的乳脂状的晚霜。瓦尔特不喜欢这东西，所以只有当他出差时，乌尔苏拉才用。也就是实际上压根儿没用过。

她在脸上涂了厚厚的一层，然后在镜中端详自己闪闪发光的面孔。她认为晚霜能把眼睛下松弛的皮肤绷紧，这样深蓝色的双眸才会更有神。还有嘴唇右下角的肌肉无力也可以去除。她认真地刷干净牙齿，最后又涂了很多晚霜。

在返回卧室的途中，她打开洗衣篮，翻出瓦尔特的内裤，塞进垃圾桶，然后折好细亚麻布的床罩，取来电话簿、笔和笔记本，钻进鹅绒被中。她先在“居室陈设”下查找，接着是“室内装潢”，最后是“画家”。到明天，她要着手操办这些事。她正要把写得满满当当的字条搁到床头柜上时，目光与银色小相框内的瓦尔特不期而遇。乌尔苏拉朝他友好地点点头，亮着灯进入了梦乡。

展 开

两个星期后，这间昏暗的客厅变成了明亮透气的房间。墙壁上挂着的壁毯让位给了明亮的底色，褐色的木屋顶被乌尔苏拉毫不迟疑地漆成了白色，一块淡玫瑰色地毯铺在深颜色的镶木地板上面。女装潢设计师推荐她用亚麻色三人组合沙发、茶几、餐具柜和丙烯的角架。她把现代派落地

花瓶和艺术灯视为舒适起居的一种时髦。乌尔苏拉手握茶杯第一次坐到刚刚装修好的客厅沙发上时，一种无与伦比的美妙感觉油然而生。如果不是那架黑色的三角大钢琴还立在那儿，她差点觉得已经脱胎换骨了。这架大钢琴是她公公留下的。尽管瓦尔特不会弹琴，但要想把他与这件乐器分开可没那么容易。乌尔苏拉更愿意将钢琴送掉，女装潢师则竭力反对：“您最好先了解一下这架钢琴值不值钱，不然有人事后会幸灾乐祸地窃笑。”

“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乌尔苏拉不耐烦地答道，“我看您可以把它送掉，关键是它得从我面前消失。”

看来她是想把魔鬼赶出这屋子。女装潢师瞥了她一眼：有些单调的发型，嘴角撅起，脸上薄施脂粉。

“我给您找一个懂钢琴的人。”她用一种耐心的、近乎慈母一般的声调说，尽管她几乎可以当乌尔苏拉的女儿。

乌尔苏拉竭力不去看那个巨大的黑色怪物。

显然，她已经看腻了。

她津津有味地喝了一口茶，脱下鞋，从沙发的一侧坐上去，高高地跷起双腿，真难以置信！

下星期一她要回公司去。三周过去了，这件事显得刻不容缓。她在生活中已很久没有享受度假的滋味了。乌尔苏拉闭上眼，回想起三十年前的情形，依稀见到她和瓦尔特又回到刚买下不久的灰暗的车间，见到拆下的窗户、破损的水管和七高八低的水泥地面。他们放弃了蜜月旅行，把送来的礼物折成现金，瓦尔特的父亲帮忙说情，一家银行才给他们提

供了贷款。他们打算开一家包装公司，在六十年代，他们觉得这一行前途光明。战争已结束多年，商品又丰富起来，愈来愈多的产品展开了竞争。显然，货架上那些包装漂亮、鲜艳、精美的东西更好销。塑料制品受到人们的青睐。瓦尔特和乌尔苏拉买来相应的设备，例如刷子捆扎机，为每一分钱讨价还价。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招揽客户，取得合同，当满足不了生产需求时又招募工人，购买新的机器，还掉第一笔贷款，再申请新的一笔更大的贷款。待到建造新房的时机成熟，瓦尔特表态，她可以呆在家中生孩子了。可是，孩子并没有生出来，她又一次回到了公司。乌尔苏拉想准确地掌握有关的资金去向。她参与所有的意见，未经她的许可，女清洁工连抹布也不准拧干。后来，瓦尔特愈来愈频繁地从公司抽身，专心于他的嗜好，乌尔苏拉也从未将权力拱手让人。她的业务经理曼弗雷德·屈能应该明白，他始终受到严密的监督。有时她表现得极为公开，有时又较为隐蔽，但她总是在场。

一阵突然的冲动过后，乌尔苏拉站起身，走进工作室。书架的最上方放着三排相册。她爬上小梯，随意抽出几本，又坐到沙发上。相册是她摆上去的，因为瓦尔特无法忍受四处乱扔的照片。此后，她没有机会去翻看，瓦尔特也是如此。她端起茶杯，翻开用真皮装饰的深绿色相册。

一张瓦尔特爬山的典型照片。拍摄的距离很远，是从身后拍的，只看到一个硕大的背囊。她再次陷入了回忆中。大

约十五年前，他在蒂罗尔州^①的阿尔卑斯山攀登。她想拍照，而瓦尔特不想等候。他显得闷闷不乐，因为乌尔苏拉总是不能紧紧跟随。这种旅行对她来说简直是一场恶梦。瓦尔特干什么事情都走极端。乌尔苏拉有恐高症，在登山途中会头晕目眩，始终处于可能跌下山去的惶恐之中。他眉头一皱，不予理睬。瓦尔特相信，一切只不过是习惯和意志的问题。她和瓦尔特在奥地利境内爬了三十年的山，可三十年来她仍然没有习惯。

乌尔苏拉从精美的瓷茶杯中呷了一口茶，茶已经凉了，可她还是把它喝光，然后盯着茶叶末。它能对她说什么呢？

她继续往下翻。登山照片，登山照片，还是登山照片。山峰，花草，奶牛——以及瓦尔特。有远有近，没有一张照片上能找到她自己。当然不会有她。她翻到相册的最后一页。不，没有。她好像压根儿不存在。

她合上相册，拿起下一本。

她已经料到了，正是那艘可恶的帆船。瓦尔特真的为自己集了一本相册，而她竟然对此一无所知！她翻了一下。没有人，只有帆船。从前面、后面、舱室、岸上等角度仰视船帆拍下的，以及舵轮、锚、桅杆、仪器设备和灯具的详细照片。还有设计方案，作为证明的帆船执照复印件，说明书，一页页整齐地装订在一起。

令人费解。她合上相册。她观察过这艘船，整整睡了五

^① 奥地利西部的一个州。

年的大觉，到现在才真真切切地到了她手里。

瓦尔特不但是一个极端的登山爱好者，还是一个极端的航海家。三十年来，他利用每一点空余时间，只要不是去爬山，就跑到波罗的海去创造某一项新纪录。他驾驶自己的索林级帆船穿行在货船和大型渡船之间，通过吕贝克湾，驶往丹麦方向，再返回，除了他的跑表之外，其他东西都没有意义。她也一同前往，不总是待在船上，因为他认为她在船上干的一切都不正确。但是，从法兰克福到诺伊斯塔特港呢？那根本不是度假，度假她居然连一点空闲都没有，开车和比赛差不多，一场从法兰克福下拉德区的家门口到诺伊斯塔特港入口处的赛跑。当然，如果海风很大，他总是在拂晓就要起航。要是风平浪静，他就停下来转过身，一言不发地钻进汽车，和她一起又马不停蹄地抄最近的路回家。她跟他一道，正如其他许多事情她都参与了一样。为什么不呢？反正她已经嫁给了他。

可是在五年前，他买下了这艘可恶的帆船。用他们共同挣来的钱，连问都不问她一声。过去，她曾梦想在阿尔加维^①有一幢房子，在波罗的海岸边拥有一条十五米长的单桅帆船的愿望也因为它而泡了汤。她恨这艘船：

乌尔苏拉很不情愿地打开了第三本相册。一九八三年圣诞节。她看到这间客厅和过去一样，墙角摆着一棵巨大

^① 葡萄牙一港口。

的、挂满饰物的冷杉树。照相机闪光不大足，他是在窗口。这些照片谈不上特别漂亮，但毕竟是她拍的。

她继续往下翻。啊，为两人摆好的餐桌。对，瓦尔特的母亲这一年去世了。在此之前，每逢圣诞节，她都是常客。瓦尔特的父亲还要早三年，是一九八〇年离世的，像她的父母一样死于车祸。一九八〇年是名副其实的凶年。

冷杉树上挂满了礼物。瓦尔特身穿深色西装。样子不错。棱角分明的面孔，明亮的眼睛。高大结实的身材，浓密的褐色头发。这么多年他根本没什么变化。从来不曾睡眠不足。很可能是他到了五十岁这个年纪才刚刚出生，只是没有人注意过。

乌尔苏拉仔细端详这些照片。这间可笑的客厅，他认为，必须随时随刻为二十位客人提供舒适的座位，还有灰暗的阳台、沉重的窗帘、挂毯和难以形容的落地灯。全都折射出他的喜好。乌尔苏拉原先从未考虑过这些——她只是偶尔觉得一切都过于拥挤、昏暗。

而现在他死了。

乌尔苏拉把这本相册和另外两本放在一起，透过巨大的前窗望了一会儿花园。很快就要到圣诞节了，她想，然后就脑中一片空白。思绪似乎被五斗橱的抽屉收拢了。她往外凝望，显得漫不经心，茫然无措。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走进厨房，沏了一杯新茶。

大钢琴的声音

女装潢设计师没有食言。两天以后，乌韦·施瓦岑贝格便叩响了乌尔苏拉的房门。他以前指挥过邻近小城的一支市立管弦乐队，后来由于建造多功能厅这项文化预算被砍掉了，他成了可悲的牺牲品。痛苦深深地埋在他心头。一位地道的文艺爱好者，美学家，富有天赋的作曲家兼音乐人，居然在四十七岁的年纪还得承受生活的煎熬。

他在法兰克福一家小型艺术剧院演奏过，虽然未被录取，但是有一位业余女演员向他请教过钢琴演奏技巧。而眼前这桩事他可以说得心应手，所以，当女设计师把乌尔苏拉的地址告诉他之后，他没有迟疑，梳了梳音乐家式厚重的鬈发，用圆辊熨了熨他的黑色毛衣和裤子，就出门了。

乌尔苏拉兴奋不已，或者至少感到轻松，毕竟这是房子的第一位客人。即使不是她的客人，也是钢琴的客人。所以，他算得上是来她这新房子的第一人。他很有修养，富有艺术底蕴，与瓦尔特从不需要“失业的艺术”截然不同。

乌韦虔诚地站在三角大钢琴面前，乌尔苏拉此时正用手掌轻轻地抚摩头发。头发长长了，看上去无疑没有保养好。这种感觉让她不悦。她一定得和理发师约个时间，剪一下头。要么她或许可以试试其他发型，怎么那么长时间理发

师都没给她提供一个满意的发型？

乌韦叹息一声，转身面对她。她感觉他颇有吸引力。高大，瘦削，椭圆形的脸，柔软的嘴唇。不管怎样，他都显得有些大胆冒失，无所顾虑，同时也无所不能。

“您这架钢琴价值连城。”他边说边用手指深情地抚摸木质琴盖。乌尔苏拉不禁打了个寒颤。好像他摸的不是钢琴而是她自己。

“我能打开吗？”他问，并朝琴盖点点头。

“请吧。”她轻声说。

当他轻柔地让键盘露出来时，她似乎有些害羞，好像自己正横躺在他面前。

“我能弹一下吗？”他又问。

“请吧。”她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随后，他的手指就滑到键盘上，开始舒缓、低沉，接着迅疾、响亮，最终一气呵成，似乎接近高潮。最后是多音部的结尾和音。乌尔苏拉开始战栗。

听起来阴森恐怖。真令人胆战心惊。

“啪”的一声钢琴盖已经合上。

“真可怕。”他责备道。乌尔苏拉感觉到一种特别熟悉的负罪感在上升。

“怎么好让如此珍贵的东西烂掉？这架钢琴十多年都没校过音！”

“二十年！”乌尔苏拉纠正道，刚才的魔力已经消失。他只想在她的屋子里如此表现自己。可这毕竟是她的钢琴！即

使钢琴五十年没校音，也只是她自己的事！

“您认为它还值钱吗？”她仅仅这样问。

“这是一件求爱的信物，起码有六十多年的历史。我猜还要久些！值多少我可无法回答您！”

明白。瓦尔特千真正确。音乐家不是商人。这样的人又怎么会熟悉价格？

“我看得出，您知道该怎么办。”

乌韦有些狼狈地朝后理理软软的头发。“我可以明天给您打电话，告诉您一个大致的价格……”

如果她没听错，是一个大致的价格。

乌尔苏拉很不乐意地闭上双眼。当她不合瓦尔特的意时，瓦尔特总是这副德行。现在她眉头紧锁，这在瓦尔特那里是最严厉的警告。不能这么不礼貌，她对自己说。毕竟他是来帮忙的。“我可以给您弄点热的喝喝吗？”

“嗯！我在路上花了很长时间。外面真冷啊！”

“请坐，”她指指沙发，“一杯红茶加少许罗姆酒，您看怎样？这东西正好可以抵御一下十一月潮湿的天气！”

乌韦点点头，坐到沙发最外面的边缘。

等到乌尔苏拉从厨房里推着小餐车回来的时候，他已占据了大半只沙发。

“我对您的室内摆设感到惊叹不已。”他冲她微微一笑，露出了规则的、被尼古丁略微熏黑的牙齿。

乌尔苏拉还是感到高兴。

“真的？”她深受鼓舞，急忙问道，热切期待得到更多的